

余光

县城到村庄
柏油路，筋瘦远长

身后堆将起
一片人丛
是密不透风的玉米地块
疲惫的影子
狂躁，缺氧
拖曳着八月正午的汽车
和干渴的阳光

借一面窗
陷入臆想

猛然，一袭白色的清凉
轻轻地
撞伤眼睛的余光
忙偷一丝勇气
勉力抵御心慌

身后写下
婉秀的诗章
惊疑梦里的雨巷
飘落一支丁香

旅程紧张
时间哗哗地响

白色的过客
悄悄逸去了
同蓝天小路一道画入风景

一只银色的蝶从心花飞过
留下美丽的
一抹余光

记于 2007 年

晓路行（于 2008 年冬）

凌晨五时许，车到站了。

一阵骚动。一股密集的人流，连同着行李，缓缓而急切地涌至出站口。

夜色还很浓，月亮和星星在半空中漂浮着。

站在广场高高的台阶上，车灯，路灯，红绿灯，各色霓虹，旅人碎语，司机吆喝，汽笛嘶鸣，交错的身影与繁密的步履，……冰凉的空气里，弥漫着某种热烈的燃烧般的气息！！

纵步而下，掠过热情相迎的司机师傅们，及其手中的扩音器和招客牌，径直向前走。一溜排是赫然而列的大客车。定神看去，恰好对线。一阵安放停当，拣第一排靠窗处坐定。

小等几分，车即启动了。

柴油在汽缸中燃烧，引擎在黑夜里鸣响。一列客车，满载着，穿过惺忪的楼群，驶出市郊，驶向村庄。拭去窗玻璃上凝结的水汽。看得夜空，天幕的高处，月恰半圆，白亮如洗，零布的星星浸润剔透，灿然如珠。

且见前方。漫缈的柏油路上，洒下一道长长的亮光，光芒在极端处开拓、探索着道路的新起点。两旁的小白杨，齐整成排，不断向视野推进，晨冬里，灯光的背景下，显得形销骨立，却又在安谧恬静氛围里屹然挺拔，生无所息，成为一个个忠诚质朴的路标。道两旁是无边的夜色，间或经过的村庄，在车灯夺眼的映照下，看得不清切。

车内，肥硕的司机结实地点在驾驶座上，正上方吊着台电视，像是播着相声，见一个瘦削的乘客，倚靠着，认真欣赏，有说有笑，激荡着快活舒心的空气。

我端坐着，注视着，凭夜景闪进闪出，在这夜色里，一路向东，晓路疾行。

月亮在窗外挂着。思绪揽着月光，值此拂晓，颇有些襟怀甫畅，逸兴遄飞了。想十多个小时前，谢考场，赶火车，一夜间，飞渡秦豫，纵横一千六百里，恍若一瞬。这紧促的时刻，向着一个去处，踏着心的律动，真真是步履生风，血脉奔涌。

.....

抛却烦恼事，遐思自在行；晨风踏晓路，今朝夜归人。

只差飘些雪来，徒羨“风雪夜归人”之境。

.....

想中学的时候，上千个日子里，早晨，或晚上，呼朋引伴，或独自一人，自行车，泥土路，欢笑声，唱歌声，和着黑沉沉的夜色，一次次往返于学校和家。才几年前，枕桥而眠，东方既白，趁着晨风，卷起凉席，一口气奔向时代大道。才几年前，下了晚班，按师傅吩咐打理停妥，绰起车子，过老桥头，晚风柔顺，夜景其美，懒懒散散地哼一小曲，白日里奔波之劳登时消散怠尽。去年冬天，黄昏时赶火车，兀地下起雪来，经夜后下了车，雪下得正紧，大片大片的，不计成本的，飘飘洒洒，簌簌有声，为了赶路便没在站外候车，而是徒步地，深一脚浅一脚地，朝两里之外的汽车站走去。

往昔如金，一笔笔成长的财富，总在行路中，听着脚步声，上下左右，蜿蜒逶迤……

向着黎明时刻，车同思绪，在速度中一道奔驰，愈行愈远了。
时间在车轮上飞逝。夜淡了些，开始仔细打量前方，随时发现家乡的集镇、村落和路标。
快了，就在不远处，“到了，停车，师傅，就这，谢谢！”
在村外一个路口下了车，这里一直是立着一方矮小的石碑。

好凉啊！空气凉得冰人的脸。月亮依然清晰明亮地照着，点缀着三五个星星。
此时刚好六点半。

拎着，挎着，背着，步子有些轻快，一边走，一边环望，模糊朦胧中透出久违的熟悉，心中颇有些“近乡情更怯”了。

村口转个弯，踉跄几步，晃过坟边的小路，连几个趑趄，再横穿过一小片的树行子，听闻一阵犬吠，抬头看，已到自家大门口了。

星疏月朗，人影成对，周邻静得很。
急步上前，喊声中，叩响了铁门……

狂徒

穷困的山谷口
生命，道路一样截断在尽头

小子青衣褴褛，尘灰满面
眼睛如两条刻槽，深陷
嘴巴似一具枯井，蒸干
双腿崎岖步履在大地上，跋涉
太阳盘旋中天向黄昏，迁移

水喝光了
包袱只剩下石砾般的干粮

一辆马车猖狂而过
轮盘吱一声长叹
停顿在谷口前

现一袭白衣，形貌昳丽
大地蔓草，谷口夕阳
他衣襟翩飞，立于路中央

马鸣风萧萧
仰天自白
他陡然，悲恸长号
尽哭而返

一辆马车猖狂而过
小子冲向那谷口
清凉的溪涧洗入咽喉
脏腑漂流
津液浸透
身躯发肤映没地残阳
精神抖擞

丛丛簇簇
荆荆棘棘
逾越乱石涧
慷慨赴深峦

明月青松惊鹤
此夜小子穿林
清风摇落影斑驳
天籁出没声窸窣

吟啸且徐行
曙色欲耿耿

最后一步跨过整个山头
小子欣然引领视前
脊背般的大地豁然裂开一道口子

江水翻涌如云怒奔直下
无尽的草绵向天边
天地合处
只一片薄薄的乌蓝

江畔
现一袭灰衣，孑然而行
他披头散发，销尽形容
他提一柄长剑，疯疯癫癫
劈呀，劈呀，劈呀
他忽地，停步于一块石头前
向着江河，静默了，静默了
他陡然，抱石纵身，对天呼啸
跃入滔滔之中
小子瞠目讶然

去兮，去兮
紧束青衣
咽下最后一粒干粮
挽上包裹
迈开了脚步

天空低垂
陆地高迥
飘掠几声闷雷
把夜色复原

他瞪大瞳孔

撇一下嘴唇
加快了步伐
愈行愈远
渺若一颗黑色的眸子
扎进苍茫

行者无疆
他要不断前行
他的目标是
远方
他的名字叫
狂徒

记于 2009 年 4 月

献尊师书

记于2010年3月

学生不才，了无成就，凭三年韶光荏苒，春秋代序。今者不揣冒昧，欲自荐于尊师，诚惶诚恐。是所望者，受启蒙、开心智、得真言，更自奋励，焚膏继晷，将以有为也！

学生少虑，出****，欲转****。此跨未为小，然亦未足劣。尊师以****为方向，于****、****、****等建树卓越。此不为****、****相得益彰处？亦为尊师之所洞若观火。学生不济，以三年浅薄之积，廿年拙愚之智，妄谋人生长策，请从尊师门下，方寸襟抱热烈，兴味盎然，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纵有盘根错节之萦道，正视直行，不轻言弃！

学生每思，进学当以格物致知为务，以践行理想为其大端。此恐为众俗所笑，世有迂腐者一至于此！然俗岂为吾辈所惧哉！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尝读诸葛孔明“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余感斯言恳切，深铭肺腑。前人复教曰，“勤能补拙”“悟到时如火候”，余以为鞭策，勤字当头，一以贯之。昔日稚子无邪，今朝青年意气，仰星河灿烂，追智慧灵光，感念岁月不我待，岂道富贵更几何！校训曰，“诚朴勇毅”，当如是也！陶侃曰，“大禹圣者，乃惜光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余是以为座右铭。羨古仁人者之精神，励夫子谆谆良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学生不察，于此抉择之秋，谨以明志，为理想云云。

学生自量，***，当世文明智慧肇端辐辏之集大成之地，海内知识之渊藪，八方学子之乐土。学生慕其气蕴浩然，热血澎湃，心向往之。***，会金陵之绮秀，孕南北之灵杰，凭先辈披荆草创，仰后来者卓犖鹰扬，济济人才谋兴国之大计，煌煌勋业谱启智之长歌。此诚学生心之所善，意之所向，焉不励精图治，奋发为之！

学生怀抱若此，未敢自矜。缘不能南面尊师，亲请教诲，故率然为文，披沥肝胆，愿效杨时程门立雪之志笃，以动尊师之万一。尊师尽可从严施教，高标以求。若以为学生可教而辱教之，幸甚哉！

拳拳之情，不胜冒昧之至！望尊师孰视之！

光未然
记于 2010 年 5 月

夜不寐
万籁一无语
星斗镶嵌寥落
月盘氤氲无光

斯人憔悴模样
伊在何方
谁怜风流格调
道路远长

思想裸程锋芒
翘翘冰霜
谁解宝石黄昏
君子无恙

风, 没有信仰
何处是方向
夜, 也不声张
悄然中酝酿

夜未央
彼人刺骨悬梁
彼人映雪萤囊
彼人凿壁偷光
彼人孤舟流大江
彼人寒枝不肯降
彼人醉剑挑灯唱
彼人闻鸡起舞山河壮
彼人铁马冰河风雨长
彼人一贫如洗著文章
噫吁嘻
君子无恙

黑犹漆涂
密似襦袷紧裹

路灯如橘
人影有两

拟灯下漫笔 (记于 2010 年 7 月)

大学只剩不到一年光景。

……

2007 年 8 月 14 日，送出最后一份“米宝宝”，心情格外舒畅，我向华刚坦白要回去上大学。

2008 年 1 月 10 日，雪如鹅羽，满天飞舞，拎着行李，我独然疾行于凌晨五点钟的市区街道。

2008 年 8 月 20 日，杭州汽车东站小商品市场万头攒动，我决定试试。

2008 年 11 月，我告诉自己，其实我是一名学生，剖析自我，与心灵对话，自此肇始。

2009 年，我被 Bruce lee 深深折服，我决计做一名有思想的追梦人。

2010 年，在一个人的自习室里，我告诉自己，不仅要练就一口气做两百个俯卧撑的体魄，还要培养敢冒险远、睥睨困厄的勇气。

……

我绝不用诸如“成功”“失败”之类的词汇概括人生，尤其是区区三四年的本科生涯，评价或认识自己最好先去体认自己的心理历程。

三年后的今天，我告诉自己，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有一系列半清醒的计划，有一股自由郁勃之气，有一副强健到傲慢的身体，我有我的记忆，有记忆中的故事、同学和朋友。

三年后的今天，我告诉自己，我面临着—个转变。

转变，是一次深刻的转型，是身心多维的转换，是自我驱动，不是一次性的转身，不会自然而然。转变需要思辨。思辨是质疑的、勇敢的、自由的，是向往理性的。我被你否定，是你的思辨。我敢谈禁忌，是我的思辨。有人怀疑“打工皇帝”学历造假，有人不承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有人发表广场日记，有人论调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你若连文献都未读过，便牛哄哄地去设计试验，你与思辨天壤之隔。我若连基础常识都弄不清楚，却侈谈原始创新，我与思辨背道而驰。你如果思维程式化以至理性板结，你不可能思辨。你如果折中求全—团和气，你的思辨如—张白纸。我不会思辨，因为我懒惰且愚昧。我不敢思辨，因为我怯懦且心虚。

且剖开定义的区别。在我的印象中，被动学习绝不是研究，突击学习绝不是研究。慵懒学习，求知太慢，做不好研究；狡黠学习，求知太虚，做不成研究。循规蹈矩多半是中学生，临时抱负脚更像是大学生。思想不自由者，不宜做学问，只能是囚徒般的研究；思想保守者，只会死读书，只能是书呆子似的研究。心浮气躁者急功近利，粗枝大叶者忽略细节，自命不凡者坐井观天。在我的印象中，一个迟钝的人，人一能之，己十能之，倘步而不休亦能跋鳖千里，会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者；一个偏激的人，众人曰西，其则曰东，倘恪守其是，自正清白，亦不失为一个出色的研究者；一个坦然的人，居处平静，不声张，不喧嚣，有从容，有快乐，会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研究者；一个自由的人，心如水动，无疆无界，骏马千里外，银河天上来，会是一个灵性而杰出的研究者；一个诚恳的人，事于斯而倾情于斯，寒暑易，春秋转，初衷不变，会是一个令人尊重而建树丰硕的研究者。

三年后的今天。我如是地告诉自己。

……

越过新的路碑，已经没有太多岔口。目标就是求知，求知就是赶路。

赶路有时是这样的：

绝早起身，细雨绵绵。吞几口清汤，咽半块馒头，绰起车子径直上路。匆匆复匆匆。小镇人尚稀疏，车辆两三。

村外尤静，间闻鸡鸣犬吠。丝雨笼纱，朦胧中稍稍诗意；凉风载道，迎面处点点春心。遥忆飞卿“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句，不觉盛夏炎炎竟是春雨霏霏。一路驰去，心都在唱歌，就像刚落地的娃娃。

赶路是这般匆促中富于乐趣。

赶路很多时候却是宿命般的沉重，受难似的洗礼。

一个画面刻进昌耀的诗稿：

“一个蓬头垢面的旅行者西行在旷远的公路，一只燎黑了的铝制饭盒倒扣在他的背囊，一根充着手杖的棍棒横抱在腰际。他的鬓角扎起，兔毛似的灰白有如霉变。他的颈弯前前翘如牛负轭。他睁大的瞳仁也因窒息而在喘息。”

闭上眼睛，聆听你的角色。

“一个蓬头的旅行者背负行囊穿行在高迥内陆。”

“不见村庄，不见田垄，不见井垣。”

“远山粗陋如防水布绷紧在巨型的动物骨架。”

“沼泽散布如同鲜绿的蛙皮。”

“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

哦，太震撼了！堪称不朽的征程！向诗人致敬！

赶路的境界是朝圣的仪式，生命就是使命！

我辈但能悟得个中一二成，便胜获至宝，凭狂风肆虐，自行者无疆，一如雕塑庄严！

我辈莫非既老且衰，从南校到北校，一口气爬坡几人不气喘吁吁？凡三两回几人不望而生畏？简直笑话！

赶路用不着太多理由，简单纯粹。你看阿甘，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什么都不顾，无论去哪里，凭着直觉，安静地奔跑，不停地奔跑，跑过了儿时的小镇，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炮火纷飞的越战泥潭，跑过了乒乓外交的战场，跑遍了整个美国。他想出去跑一趟，几乎没有什么原因，竟一发不可收拾，跑遍绿茵县、亚拉巴马州，跑到了海边，又掉头继续跑到另一个大海，竟又掉头继续跑...横越整个美国。他成了追随者心目中的英雄。奔跑的阿甘只是为了奔跑，但他想到了妈妈，想到了上尉，更想到了珍妮。

赶路者享受前进的过程。有一个老乡，开学放假，他骑自行车往返，可日行六百里。学习之闲，他先后骑自行车去过内蒙古、黑龙江和四川，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西藏。这是他的生活必需，刺激而充满挑战，激活脏腑血液和每一个毛孔。旅途固然有风景，但更能听到心声。

累了，痛了，精疲力竭，还能否坚持？还是否有力量？

夜幕下来，露宿野外，林涧长风，渠缘兽鸣，火种灭了吗？希望在哪里？

你是否标榜自己很有意志？你是否夸口自己很有胆气？你是否真的向往远方？

你我，原来都很孱弱。

赶路的人，凭君问，我辈何如？

嬗变之际，思想展开新的突围，知识亟待扩展，目标就在前方，态度决定一切。

行动起来就得挽起袖子，撩起裤子，脱掉鞋子，趟水过去。

不怕犯错误的人，吹毛求疵的人，顶撞权威的人，激情满怀而热情高涨的人，孜孜不倦而谦虚谨慎的人……跑步前进！

理想绝非空泛的自我说教。凌碧波万顷，着一叶扁舟，素月分辉，明河共影，沉醉处，佳妙处，即为理想。

青春韶华正当，锐气豪情方盛，绕岁月多风雨，前途满荆棘，我辈谁怕，且沛然而去，尽享生命繁华。已矣，无憾！

我是青年, 记于 2011 年 5 月

上个世纪

一位诗人, 发配于风沙的岁月
干渴的河流, 寂静的流淌着
峰峦蜿蜒, 如迢迢的诗篇
千里黄云, 满目是命运的防线
内陆高迥的黄昏, 他依旧跋涉在上帝的沙盘

上个世纪

一位诗人仰首西风, 笑送斜阳
古铜色的脸孔, 映出纵横的沧桑
暗红色的心灵深处, 却涌起瑰丽的想象
有鹰, 有马, 是骨, 是汗
倔强的灵魂啊, 我把你深深铭记
凭着你井喷般的激情
谁能把你封藏, 谁能让你老于时代的荒凉
倔强的灵魂啊, 你迸发出了新的呐喊
告诉你吧, 世界
我是青年

新的世纪

我拥有一身生命的奢华
我不愿枉费它的每一滴精华
我幻想在落寞的年代仗剑行侠
我常常奔跑在子时前的夜幕下
马上逢君于飘雪的关塞,
孤帆一点隐入传说的沧海

有人讥我不谙世故, 年少轻狂
有人笑我顽固不化, 痴心妄想
朋友, 你知道吗?
我们的诗人说过
世界上最宝贵的, 莫过于青春的自主权
这么多年来, 你纯真你的理想是否还在
志同道合的朋友, 让我们在宝石黄昏
一道横扫颓圮的围墙
唱少年行, 侠骨留香

新的世纪

太阳照常升起，阳光依旧灿烂

我幻想离开孤岛横绝的边城

猛龙过江，登陆东南形胜

假如我离开了，从此不再回来

告诉你吧，世界

我绝不会忘记我可爱的诗人，和他曾经的呐喊

今天，我要不知疲倦地歌颂他永恒的诗篇

啊，我是青年

我是青年

科研道德说，记于2012年1月

科研道德者，国之大事也。

今者兴宏论于兹，蔚然大观，庶科研之幸事。吾辈研究者，忝于科研之列，且以青年之身，敢不意气昂扬，慷慨陈表一二所感，此诚责无旁贷也。

道德二字，有重千金，堪比君子之诺。尝思先贤达，持己守正，怀明德，行大道，磊磊落落，清白楷模。百代之下，肃然起敬。推而及之，科研道德，学界之准绳也。学者项上，三尺神明。真学者自当怀瑾握瑜，既兴自由之风，亦立道德之律。

吾辈笃志向学，求知若渴，每论真理理想之事，铿锵掷地，情不能已。夫学问学术之事，神圣之业。果欲有真建树，非虚心戮力而不可；果欲开大境界，成非常之事，非唯其真、求其实、创其新所不能及。此中真意，窃以为乃科研学术之精髓，亦为科研道德之高标。

然今南风不竞，道途多舛。所谓君子云云，多更弦易张，另谋实物，真君子莫不夜雨寒窗，潦倒残灯。南郭之士，天下熙熙攘攘者也。余之所及，各色逢场作戏，推杯换盏之间，虚与委蛇。娱乐道德，经营科研。周旋人人，真假假真，你我我你。诗曰：你何曾见到一颗真正求知的心了！噫吁，真者盖寡，伪者实繁。大国之下，惟余呜呼。

余非故作悲观之调。×××条举实例，痛下针砭。斯乃关节时候。看官们，尔等作何观？余固自我叮咛，窃望观者心有所动。

科研之事，攸关国计，非真科学真研究不能利国利民。吾辈既列与此，虽不图就立大业，然实望能恪守科研道德，煌煌旌旗不倒。日有三省，砥砺心智。异日，逢得一二不耻者，倘敢当头一喝大声疾呼：悲哉，羞与为伍！吾当为君称道同袍结义。天下多能有君若此者，吾国科研之业必能蒸蒸日上。

科研之事，唯真求实创新之理，舍此不作第二想。

致 2013

好久没有正式的抒发过感想了。

大学毕业以来，理想的气息竟然鬼使神差的衰退了。

几年前，曾叫嚣着“我是青年”，还记得在路灯下写了一首“光未然”，时间竟变得这么久远。

去年，满脑子还是 2012 的痕迹，一路行来，犹如刚睡下，又从梦中醒来。以曾经的姿态，早就铺陈了惊世篇章，不负我青春豪情意气飞扬。

凌晨 40 分，我想起了食指，从我最早开始接触诗的生命。

这里很不轻松，我没有师兄的过人毅力，不过多半也在享受着 he 散发的鼓舞人心的气息。我也早就看出来我的处境，所以做了新的一个准备。

2013，你来的时候。我今晚剔清了我的灵魂。学一句北岛，告诉你，世界，我不相信。告诉你 2013，你要见证我的每一天。如果这一批人，有谁能创造点意外，我想我可以。我没有小聪明。尽管你们一再强调，自己当年何其辛苦，何其认真，那个时代，我向你学习，但我也要出点花样来，不是我要坏了规矩。

2013，我很负责的告诉你，我把时间交给你了。明年这个时候我会给你交差

随笔一记，于 2013

很久没朝家里打电话了，不知道妈妈在家里还好么。可能是最近太忙了吧，也可能是觉得家里能会有什么事呢，我最需要的是集中精力把我现在的任务完成。而且每次打电话，总是唠唠叨叨的，对我实际的生活也没什么帮助。好像这两年我一直是这样了。

今天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谈一个问题，她要写一篇关于感恩的文字。听到感恩这两个字，我不由地倒吸了一口气。惭愧的很，我没有做到。她的话题重重地击在了我的心坎上。我不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记得以前读老舍《我的母亲》，读着读着，眼睛便跟着湿润了。因为求学的缘故，他一次又一次远离母亲，越走越远。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恣意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而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每天都在惦念着这个远行他乡的人。思念是一天胜过一天，而母亲总是那么无言，总是显得那么宽慰。几十年不曾见过，晚年的母亲“想我的么儿了”，但她的来信却不怎么提起。还记得史铁生《我与地坛》：“儿子的痛苦，在母亲心里总是要加倍的”。只是那时候我们太年轻了，也有点太聪明了，觉得母亲不会懂。不是母亲不懂，而是她不愿意说出来。你在那里的时候，或许她就在你身后。你一个人独自消沉时，她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

我觉得有点想我的母亲了。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没什么文化。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开始在外面奔走。在家读书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跟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家里的里里外外都是靠她一个人打理。母亲的饭菜做得好吃，尤其是面条。她说她小时候经常在灶台前看我外公做饭，外公是有名的车长（就是有人办喜事时由他负责掌勺），烧得一手好菜。小时候家里比较穷苦，但母亲总能充分利用资源，每顿饭都是那么有滋有味的。母亲很会做家务，她喜欢干净，总会把物什整理的井井有条，我感觉家里就是怎么都顺眼。自上了小学，母亲从来都没有“妨碍”过我，她不懂功课上的事，但她总能消除我的后顾之忧，她会提前去镇上给我批发写字本和铅笔，能用很长时间。即是在家里最拮据时，我也没有晚一刻交学费，这一点，我觉得我的母亲真的很强。记得有一个开学前的秋天，搞计划生育的来我家，很多陌生人挤破家门。我妹是超生，他们拿走了家里的积蓄，还把我家的三轮车拉走了，那天我感觉到很害怕。但第二天车就给送回来了。是母亲在村里挨家的借钱，筹了九百块钱，当时不是小数目了，平息了事情，同时留出了我的学费。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母亲一个人扛过来的。像干农活这样的家常便饭就更不足为虑了。

后来我进县城读高中。家里一时比较紧张，母亲也外出打工了，和父亲在一个地方。在外面她干不了什么技术活儿，只能做保洁员这样的。不过这倒是合乎她喜好。她喜欢拖地，把房间整理得一尘不染，令她很有成就感。几年前的暑假，我去母亲工作的城市。她上班比较忙，没空陪我。我呆了两天就要离开。临走的那天中午，她特地请了假回来，因为我买的是下午的火车票。她对爸爸做饭总不放心，想让我在走之前吃顿好的，临行又反反复复提醒我要带的东西。因为她总是不放心。出发时我骑车驮着爸爸和行李，三轮车很方便。母亲因为要赶着去上班，就先走了。我们路过了她上班的地方。远远地看见，在一个大楼前她正倚着车子停靠着，见我们来了，朝我们笑了笑。她在等我们呢。又交代了一遍。

这两年母亲不再外出了。家里境况好了许多。在外面那几年，家里的事情她也总不能放宽心。现在在家，她到镇上小厂子里装打火机，她说也多少能挣点。妹妹结婚了。年前回家她闲聊，说母亲有很多白头发了，而且经常腰疼。我真的没注意，一直没有注意。原来母亲已满 50 岁了。我还以为她还是记忆中的那个很年轻很刚强的母亲呢。

我想我真的想我的母亲了。其实我能有多忙呢。少看一部电影，少一次闲侃，少点对生活对工作的迫不及待，不就成了。我想，母亲一定也想我了。这个晚上我要跟母亲好好聊聊。顺便告诉她，妈，我想你了。